

衍義云帶利劍如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癰

鈔春秋吳王閨間使干將造劒劒有二狀

一曰干將

二曰莫邪

前傳所載同此

衍義云趙文王喜劒士劒士夾門三千餘

人

鈔莊子說劒篇云昔趙文王

趙惠文王也名何武趙靈子也

之喜劒劒客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數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衍義云若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鈔晉武帝時宰相何曾字顥考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之處蒸餅非十字裂不食當時侍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宜謫謗醜

公名與實異曰謬怙亂肆行曰醜

衍義云商紂之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鈔商紂積而不散盈而不知滿尚書武成周武王克商於是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五 量主

五華清安遠士王守正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衍義云先固其根本而營其標枝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此言上既無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善以道懷抱民者則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

鈔衍義取善以道懷抱民者若太王者可謂有道之君也去鄉而從之者如歸市可謂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鈔衍義云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

鈔抱元守一者莊子在宥篇云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云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是故衍義

引其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若廣成子者可謂善以道抱元守一者也至於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可謂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衍義云若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不得免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云勝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王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秋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蓋周之歷世至于文武成康皆懷道抱德之君遂至于子孫相繼三十七代歷年八百六十七載其享祚綿遠祭祀不絕也如此

衍義云雖繼廟之主后稷文王郊祀之祀不輟止也

鈔史記孔子在齊舍於外館齊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

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追詩也皇美也成差也變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重峻與馬奢侈而弗可勝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必罰其廟也孔子曰蓋爲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美哉聖人之智

遇人速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衍義云親戚和睦事業修治

鈔尚書免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註云則修之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新解曰言先克明俊德

則修之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新解曰言先克明俊德

高祖之士任用之以應高祖言篤之齊高曾祖父已子孫嘗去共爲九族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燮時雍張氏解曰言先克明俊德則修之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新解曰言先克明俊德

燮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平天下治之序也

衍義云積善之餘慶及來世

鈔易坤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言治國治家者可不鑒哉

衍義云萬寶豐熟

鈔莊子庚桑楚子曰弟子何以異於予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衍義云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所謂土苴以治國家也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云道之真以治身其

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衍義云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反觀而求諸己也

鈔易觀卦九五爻辭也云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鮑先生解云夫此九五履巽居尊乘剛得位體柔順以成德用中正以省民爲大觀之主者也然

下之隨上若影之應形民之從君猶泥之在鈞示之以惡則惡著率之以善則善興化自一身儀刑四海欲監我德先觀其民君子風行己則無咎是故取此觀卦九五爻辭以證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其觀以上五觀之法并觀天下之民而知之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妻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衍義云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也惠子謂莊子曰人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衍義云嗒然似喪其偶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也南郭子綦隱凡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此言至人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物莫得而傷也

衍義云其和大同於物孰能害之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也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山中日除藉薪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恠而留之亦而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間子夏曰彼何人哉子

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之至而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骨弱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而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衍義云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嘑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古之真人其寢不勞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內息之氣其入之息以踵足根衆人之息以嘑喘呼之息

子矣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悅

衍義云若春秋楚闢伯比涇於印子之女生子文

鈔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義中載之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詩云后稷之生於姜嫄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鈔毛詩大雅生民等祖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誕寘之

墮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以喻屈服者其噬言若蛙噬音益
如性破之中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息不調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行義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鈔孟子公孫母章句上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閑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

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引以直養之則亦至矣此亦公孫母之文也孟子答公孫母之辭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程子曰天人一也更無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無害意所蔽則蔽然而解知其小也

衍義云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鈔尚書伊訓篇云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孽厥宗

衍義云道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

太極五氣也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六氣合也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已於道經有物混成章載之

不復重錄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者不知
衍義云故孔聖欲無言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篇云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孟子豈好辯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衍義云正容以悟物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此已道經第八章載之已詳

衍義云目擊道存

鈔莊子田子方之丈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客聲矣

衍義云無爲謂三問而三不答

鈔莊子知北遊之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

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嗟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也

衍義云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之乎

衍義云且識音者口不能傳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之文云師曠之聰不足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者晉之樂師知

音者此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而五音之內微妙清暢之音非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者孰得而傳之哉

衍義云斷輪者口不能言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桓公齊桓公名小曰讀書於堂上輪扁斷輪於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

下貴

衍義云若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

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衍義云若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

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之文云齊宣王他

日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第

子以萬鐘六斛四斗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盡謂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

然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衍義云若孟子言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云孟子曰欲貴

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註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能之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奉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幾之哉

衍義云漢文帝聞河上公結草爲庵于河之濱

鈔左傳本紀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十一